

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

華陽國志卷第五

公孫述劉二牧志

先王命史立典遠

當作建

則經紀人倫三材炳煥品物

章矣然而有志之士猶敢議論於鄉校之下芻蕘之

人加之謠誦於林野之中管闕瞽言君子有採所以

綜核羣善休風惟照也公孫述劉牧二主之廢興存

亡漢書國志固以詳矣統之州郡物有條貫必申斯

篇者格之前憲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載籍也而八

國之語作焉五傳淵邃大義洋洋聖人之微言也而

八覽之書興焉苟在宜稱雖道同世出一事

當作一
事出誤



倒絕一身見遊精博志無嫌其繁矣

漢十二世孝平皇帝帝祚短促國統三絕孝元后兄
子安漢公新都侯魏郡王莽篡盜稱天子改天下郡
守爲卒正又改蜀郡爲導江遷故中散大夫茂陵公
孫述字子陽爲導江卒正治臨邛而劉辟起兵廣漢
更始劉聖公在南陽蜀欲應之會宗成垣副王岑等
作亂述率吏民拒禦之所在討破作圍守防遏逸越
斬首萬計遂據成都威有巴漢政治嚴刻民不爲非
更始誅王莽都關中爲赤眉賊所敗

建武元年

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河北述夢人謂己曰公

按當作
八公二

字子系

舊校云後漢作八人子系今按此傳寫之譌非有異也

十二爲期述以

語婦婦曰朝聞道夕死尚可何況十二乎會夏四月

龍出府殿前以爲瑞應述遂稱皇帝號大成建元龍

興以莽尚黃乃服色尚白自以興西方爲金行也以

功曹李雄

當作熊見後漢書

爲大司徒巴部任滿爲大司空

弟恢爲太尉具置百官造十層赤樓射蘭改益州爲

司隸蜀郡爲成都尹時世祖方平河北而荆邯延牙

並歸述盡有益州置鐵錢官廢銅錢百姓貨賣不行

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謂莽黃牛述爲白

腹五銖漢錢言漢當復也故主簿李隆

舊校云後漢作張隆常

少數諫述歸帝稱藩述不納天水隗囂亦據隴連述
蜀土清晏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以惑衆世祖報
曰西狩獲麟識曰乙子卯金即以未歲授劉氏兆西
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即霍光廢昌邑王立
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
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
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
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
也又使述舊交馬援喻述述不從 荆邯說述曰
昔湯以七十里王天下文王方百里臣諸侯其次漢

祖敗而復征傷瘳復戰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爲強況
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天下之心未有所歸不東出
荆門北陵關隴與之進取則王業不全子孫不久安
也述悅之乃出軍荆門陳倉欲震盪秦楚多改易郡
縣分封子弟淫恣過度然國富民殷戶百餘萬世祖
未遑加兵與述及隗躡書輒署公孫皇帝 七年
躡背漢降述述封爲王厚資給之 十年世祖命
大司馬吳漢與大司徒鄧禹討躡平隴右述聞而惡
之城東素有秦時空倉述更名白帝倉使人宣言白
帝倉暴出米巨萬公卿以下及國人就視之無米述

五
曰倉去此數里虛妄如此隗王在數千里外言破壞
真不然矣 十一年世祖命征南大將軍岑彭自

荆門泝江征述又遣中郎將來歙及述舊交馬援奉
詔喻述隆少諫令服從述怒曰自古來有降天子乎
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初亦諫述繫之暴室六年
二子幽死自是莫有言者 彭破述荆門關及沔

關徑至彭亡述使刺客刺殺彭由是改彭亡曰平無
言無賊也又使刺客刺殺歙於武都世祖重遣吳漢
與劉尚征述又遣臧宮從斜谷道入述使妹壻延牙
距宮大司徒謝豐距漢連戰輒北漢到城下軍其江

橋及其少城豐在廣都牙引還成都述謂曰事當奈何牙對曰男兒貴死中求生敗中求成無愛財物也述乃大發金帛開門募兵得五千餘人以配牙牙告漢戰因僞遣鼓角麾幟渡市橋漢兵爭觀牙因放竒兵擊漢大破之漢溺水緣馬尾至盜底得出後官兵已至北門述復城守占書曰虜死城下述以爲漢等是虜乃自出戰述當漢牙當宮大戰牙殺宮兵數百三合三勝士卒氣驕漢益鼓之自旦至日中飢不得食倦不得息日昃後述兵敗漢騎士高午以戟刺述中頭即墜馬叩心者數十人都知是述前取其首牙

等悵然還城吏民窮急即夜開門出降漢盡誅公孫氏及牙等諸將帥二十餘人放兵大掠多所殘害是歲十二年也

漢搜求隱逸旌表忠義以述臣常少李隆忠諫發憤病死表更遷葬贈以漢卿官屬蜀郡王皓王嘉廣漢李業刎首死節表其門閭犍爲朱遵絆馬死戰贈以將軍爲之立祠費貽任永君業馮信等閉門素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義益州封爲列侯董鈞習禮明經貢爲博士程烏李育本有才幹擢而用之於是西土宅心莫不鳬藻

建武十八年刺

史郡守撫卹失和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擁

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歌唱之事宜
必克復遣漢平蜀多行誅戮世祖誚讓於漢漢深陳
謝自是守藩供職自建武至乎中平垂二百載府盈
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矣

漢二十二世孝靈皇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太常竟
陵劉焉字君朗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剥百
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
內求州牧以避世難侍中廣漢董扶私於焉曰京都
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惑之意在益州會刺史
河南郅儉賦斂繁擾流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壹

涼州殺刺史耿鄙焉議得行漢帝將徵儉加刑以焉
爲監軍使尋領益州牧董扶亦求爲蜀西部都尉太
倉令巴郡趙韙去官從焉來西
中平元年涼州
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衆緜竹殺縣令李升募疲
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維
城殺刺史儉并下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
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又別破巴郡殺太守趙韙部州
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爲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
滅之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旣到州移治緜
竹撫納離叛務行小惠時南陽三輔民數萬家避地

入蜀焉恣饒之引爲黨與號東州士遣張魯斷北道
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前後左右部司馬擬四軍統兵位皆二千石

漢

獻帝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與賈龍惡焉之陰圖
異計也舉兵攻焉燒成都邑下焉禦之東州人多爲
致力遂克岐龍焉意盛乃造乘輿車服千餘僭擬至
尊焉長子範爲左中郎將仲子誕治書御史季子璋
奉車都尉皆從獻帝都當作長安惟叔子別部司馬
瑁隨焉焉聞柝者相陳留吳懿妹當大貴爲瑁聘之
荊州牧山陽劉表上焉有子夏在西河疑聖人論帝

遣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反

四年征西將軍馬

騰自郿與焉範通謀襲長安治中從事廣漢王商亟諫不從謀泄範誕受誅議郎河南龐羲以通家將範誕諸子入蜀而天火燒焉車乘蕩盡延及民家

興平元年焉徙治成都既痛二子又感祆灾疽發背卒州帳下司馬趙韞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仁共表代父京師大亂不能更遣天子除璋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韞爲征東中郎將率衆征劉表

璋字季玉旣襲位懦弱少斷張魯稍驕於漢中巴夷杜濩朴胡表約等叛誂魯璋怒殺魯母弟遣和德中

郎將龐羲討魯不克巴人日叛乃以羲爲巴郡太守屯閬中禦魯羲以宜須兵衛輒召漢昌賓民爲兵或構羲於璋璋與之情好攜隙趙韙數進諫不從亦恚恨也

建安五年趙韙起兵數萬將以攻璋璋逆擊之

明年韙破敗羲懼遣吏程郁宣言於郁父漢昌令畿索益賓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遂懷異志非所聞也羲令郁重往畿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汝自郡吏宜念效力不義之事莫有二意義恨之使人告曰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羹

子畿飲之矣義乃厚謝於璋璋善畿遷爲江陽太守

十年璋聞曹公將征荊州遣中郎將河內陰溥

致敬公表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 十二

年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

御物公辟肅爲掾拜廣漢太守 十三年仍遣肅

弟松爲別駕詣公公時已定荊州追劉主不存禮松

加表望不足但拜越雋比蘇令松以是怨公會公軍

不利兼以疫病而劉主尋取荊州松還疵毀曹公勸

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更可與通時

扶風法正字孝直留客在蜀不見禮恨望松亦以身

抱利器忖璋不足與有爲常與正竊歎息松舉正可使交好劉主璋從之使正將命正佯爲不得已當有而字行又遣正同郡孟達將兵助劉主守禦前後賂遺無限

十六年璋聞曹公將遣司隸校尉鍾繇伐張

魯有懼心松進曰曹公兵強無敵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向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對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使之伐魯魯必破破魯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爲也且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叛於內必敗之道也璋